

大侠龙卷风

第一卷

一册



墨餘生 著

二
香
港
二

东54A-1

44568

M45-1

31

C-4

大侠龙卷风(第一卷)

第

一

册

责任编辑:刘秉荣

封面设计:孟宪章

大侠龙卷风(第一卷)

墨馥生 著(香港)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24 字数:215千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204-03259-4/I·572

定价:29.8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香港著名现代新武侠小说家墨余生先生的力作。墨先生的小说以其故事曲折,情节惊奇,文笔流畅而享誉所有华语地区,其作品多发行数百万册以上。

本书以天衣无缝的布局,峰回路转的情节,写了大侠龙卷风侠肝义胆,武技卓群,弹剑长歌笑傲江湖,同武林败类与神秘帮会斗争的故事。多少纯情少女对他铭心刻骨的思恋,多少凶神恶人又对他恨之人髓。神秘的赤身魔教热力庞大,错综的头绪令人难辨真假;有多少奇机绝遇,有多少密宗异人,牵扯到武林几十个门派,关系于家仇,派恨几代人安危。爱、忧、情、义,使人凄然泪下;凶、惨、仇、恨,让人愤然于胸。间或,还会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问世间情是何物、问行止怎为男儿?主人公与那些倾心的少女结果怎。龙卷风大侠的命运最终又如何呢?那么请君看《大侠龙卷风——叱咤风云》吧。读后定会使您有一种手不释卷,不一气读完最后一页大不甘心之感。

此书为大侠龙卷风之上卷

目 录

- 第一回 雨箭风刀 飘蓬登异域 人亡家破 往事话从头
第二回 魔海吞舟 述明获至宝 椰林演技 昆仲显其能
第三回 歼资向涛村 锋芒初露 深奇蒙天岭 雁序中分
第四回 探窟有奇缘 继承绝艺 荒亭无预兆 寂寞空山
第五回 绝艺震骷骸 蚌头有迹 深霄拒仇敌 寇盗无功
第六回 喜获良师 老尼谈隐士 轻趋绝地 小侠戏群凶
第七回 剑碧鞭寒 三凶新毁折 月明夜静 千里故交来
第八回 兄弟机逢 奇术惊奇士 师徒巧遇 新技显新猷
第九回 仗剑返中原 河山有恨 市恩降恶霸 主客同仇
第十回 月夜除奸 剑光寒石虎 梅关却敌 志敏救明因
第十一回 赤手惩强梁 道人失剑 卢陵遇奇险 师太逢亲
第十二回 剑气如虹 一招除三绝 后生可畏 二小挫双妹
第十三回 寄宿朱家 师徒遭危难 何来郭解 女侠显威风
第十四回 古刹见幽栖 群英议计 冤家初聚首 患难同心
第十五回 轻敌贪功 蟬儿初履险 逢凶化吉 姐妹归良姻
第十六回 分道赴鄞都 前途有险 避仇杀茅店 后患无穷
第十七回 良骥奔长途 专程救生 凶山作小饮 定计除妖
第十八回 玄妙观前 凤英擒妖贼 鄞都城外 文玉救英雄
第十九回 扮狐仙 志敏戏松林怪 打擂台 信儿胜震天雷
第二十回 夺宝剑 紫霜救酒中仙 逐怪僧 志敏逞阴风洞

第一回

雨箭风刀 飘蓬登异城 人亡家破 往事话从头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远，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唐朝李德裕这首诗，把海南岛描写成鬼门关那样可怕的地方，到了宋朝，这种观念仍然没有改变。苏东坡贬到海南之后，他的谢表中就有“并鬼门而东惊，浮瘴海以南迁，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痛哭江边，魑魅逢迎海上。”的怪句。因为海南远离中国大陆，古时是“雕题”，“凿齿之国”，汉武帝命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南粤，遣兵经略海州之地，北置珠崖，南置儋耳等郡而叫做琼崖，后经马援、李德裕、李纲、苏轼、赵忠简等人，陆续开发，这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青之草的海外乐园，人间琼岛，逐渐被中原人士所知，不过囿北人轻南的观念，仍认为海南是蛮荒不毛之地。明宪宗时，海南邱浚高中了传胪，历任太子少保，著了“幼学故事环林”；涕泪满衣襟，主客两方都对朝政被宦官阉党弄权，而咨嗟良久。

骆中行拜别了于兵部离京之后，自感心地洞明，人生如寄，但此行的目的地，将在什么地方呢？古话说：“叶落归根土，人老回故乡”，可是他离开家乡的时节，父母已是亡故，孑然一身，四十年来的戎马倥偬，根本就没有时间回故乡去，究

竟故乡的人事如何？当然要成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笑柄，虽然故乡对他很是淡漠，但故乡依然是先人庐墓的所在，同时也是小时活动的场所，那里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可引起他无限的留连，都可以引起他无限的回忆和兴趣，因此他第一步决心还是走向一别四十年的荆州。在荆州的故乡住了个多月，扫庐墓，访故交，抚摩一些儿时游戏的事物之后，觉得又没有什么依恋，所谓“静极思动”，又沿着长江而下，遍游苏杭，这时，他忽想起于兵部的故里就在杭州，现在既然到了杭州来，自然不能不前往拜访一下，等到他找到兵部的故里时，却是一片竹篱围着矮矮的三间瓦屋，屋旁种些蔬菜，养些鸡鸭，如果不是带路的孩子告诉他说：“于伯伯的家到了”，那么谁也不信这简陋的地方，就是当朝一品大员的住宅，虽然有带路的小孩子告诉他，但他仍然怀疑是带错了路，他反问那小孩子“这就于尚书的家吗”？

这时候，居中那间屋子“呀”的一声打开了门，走出来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手里面还拿着一卷书，很快地走到柴门来，那带路的孩子指着骆中明对出来那位青年说：“于三这位伯伯要找你们，我带他来到了，他却不信呢”，骆中明连忙对那青年一揖，接着说：“请问台端与于尚书于谦，是什么称呼？”那青年连忙答礼并说：“于尚书是家伯，老先生来找家伯？他还在京未回呢！”骆中明把来意和身分关系说明了，那青年连忙打开柴门让骆中明同进屋子，并自我介绍，这时不由得骆中明不信了，他由那青年的口中知道那青年叫于旌，是于谦的亲侄，因为他伯父一家人都上了任所，所以就率领着一个苍头和一个远房的兄弟住在于谦的家里，原因是于谦房子早已陈旧失修，仅能遮蔽风雨，于谦虽然曾握一方面的兵权，掌全国的兵符，

但是居官清廉，毫无积蓄，不但不能添置田产，甚至于连祖先留下来的屋子，都没有办法加以整修，倒是族内兄弟和一些热心的邻人，大家出钱出力稍为修葺起来，不然早就倾圯不堪了，于旒所以住到于谦家里，也是代为照管的意思。

骆中明在杭州和于旒盘桓几日之后，又觉得无事可做，深受到浪迹萍踪的烦恼，心灵上似乎有了无尽的空虚，于是辞别了于旒，专程北上，在路上不断地想到于谦的忠贞和廉洁，礼贤下士，对自己又是那样关心，完全不把自己当做外人看待，即拿于旒来说吧，他知道自己于是于谦的部属之后，就伯伯长伯伯短地尊崇着自己，这一份修养工夫，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造就，可见人家的家教良好，养成了谦恭礼让的习惯。

骆中明又想到自己，因为得不到升官，就脱离了宦海，不问国事，固然也是因为年老，但历史上廉颇黄忠，岂不也是老将，尤其因为这而脱离了追随十多年的长官，更觉心中不安，同时，目前朝内奸党不少，这些奸党如联合起来对付于谦，万一发生什么不幸，岂不是使自己遗憾终身？他真是不敢再想下去，只有加紧赶上北京，能够早一天见到于谦，纵然限于谦当一名走卒也十分满意了，因为于谦那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和那样谦恭礼让的风度，使一向来桀傲不群的骆中明感化过来了。

尽管骆中明是那样心急，但从杭州到北京这一段路程却也不近，好不容易赶到北京的时候却恰好是年底，骆中明本意是立刻就到于谦的寓所去，可是一想，年底人家正是忙碌的时候，怎好意思去打搅，倒不如等到新年初一他老人家上朝贺礼回来之后再去拜年，比较适宜，横竖不急在这一天，所以就在于府附近找到一家整洁的客栈住下来，明天到于府去祝贺新

年也要方便些，骆中明自以为这是十全十美的打算，那知人算不如天算，几乎使他遗恨终于呢！

大年初一的时候，约莫是寅时光景，京师的爆竹已响遍了每一个角落，有官有职的人，急忙穿好朝服用他们的交通工具赶往午门，以恭祝鄂王景泰万寿无疆，于谦是当朝的一品大员当然也不例外，文武百官鹄立在午门外没有好久，就见到一队一队的御林军，开来午门外警戒起来，再向金殿偷窥，又见那些锦衣卫一对一对都站立在阶墀两旁，甚至于有几个已站在金殿的四角，这种情形是历年来所没有的，大家心里起了一阵哆嗦，但时间并不容许他们仔细去想。“邦！”一声云板，百官都鱼贯上了金阶，“邦！邦！”二声云板，百官都各按照他们的官阶次序站好，手上执着朝笏，拱着背，等候皇帝升殿，好得三呼“万岁”了。

半晌，云板“邦！邦！邦！”三响了，百官由礼卿领导跪拜高呼，刚刚高呼完毕，殿上忽然传旨“传兵部尚书于谦上殿”，这一来不但于谦奇怪，这连到文武百官都觉得奇怪，不禁偷偷抬头向金殿上望一下，这一望使得于谦和百官们目瞪口呆。

原来金殿上坐的那里是什么景泰皇帝，现在坐在金椅上的竟是已经逊了位的英宗，这时候拱立在金阶的百官们不禁起了一阵轻轻骚动，同时彼此也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了，这时，于谦已经缓步登上金阶，进入金殿，一声不响地，跪在金宝座前，“于谦！你知罪吗？”皇帝这样问着，于谦到底不失为一个正义之士，立刻站起来又一躬到地说：“微臣何罪？”英宗大喝一声说：“你还不自知罪吗？拥立景帝就是叛逆，还敢说无罪？”顿了一顿就叱锦衣卫拿下，锦衣卫虎狼似的就要动手，这时朝阶下一声高呼“慢着”！接着一个大臣不待宣召涌上金

殿，锦衣卫虽然凶猛但见到这个人后，倒不敢立刻逮捕于谦了，英宗斜睨一眼，不容发说又叫“连王文也拿下”！原来后来上殿这个大臣是大学士王文，百官听到连王文也要拿下，不禁相顾失色，还有谁敢替他们两人抗辩？

原来这一件“夺门”事件，是内侍曹吉祥连络奸臣徐程、石亨，御史萧惟楨，都督张轩等人的预谋；他们利用鄂王景泰久病，而趁机拥起英宗复辟。在满朝文武百官里，曹吉祥最怕的是大学士王文和兵部尚书于谦两人，他原也知道这两人都是忠臣，但是他不杀害这些忠臣，则他这一派奸党就无法立足，而要害这些忠臣就必须籍英宗的力量；他老早就看出年纪轻轻的英宗，是不甘寂寞的，所以尽量挑拨英宗对景帝的不满，果然英宗就被这些宦官奸臣利用了。最使曹吉祥可怕的，还是于谦，因为于谦在英宗归国的时候，就把挟持英宗御驾亲征的王振斩了，而曹吉祥正是王振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认为一旦被于谦发觉他和王振的关系，那么于谦必定会向景泰皇帝报告，而他这一批奸党都有性命的危险，不如先发制人才是上策，因此，多少忠臣义士被牺牲、被灭族。

骆中明睡在客栈被一阵爆竹的声音闹醒了，这一阵阵爆竹声音引起了她很多遐思，在往日，他也要随着这爆竹声音急忙地到午门去鹄立等候皇帝上朝了，但是现在他却是天不管地不管在旅社中高枕无忧，心理又是一阵轻松舒适，但这舒适的情绪并没有保持多久，他听到热闹的爆竹声中，似乎还夹着兵马奔跑的足步和蹄声，他意识到有不平凡的事件要发生了，过了一会，他果然听到他住的这条街道上，一阵急促的兵马步伐向外急走，而且还夹着吆喝禁止别人开门的声音。

骆中明的武功本来不错，他轻轻开了窗门，一个“燕子穿

云”上了屋面，悄悄地伸出从屋脊往街一看，他的心不禁卜卜地跳动起来，原来接近于谦的官邸那段街道上，黑压压地挤满了官兵，个个都已经弓上弦刀出鞘在看宋着每一家门口。骆中明起程北上时，所耽忧的事件，终于展现在他的眼前了，“到底是哪一家出了事？”他虽然面临这个现实，但仍然不相信是于兵部的家遭到横祸，他知道于兵部正是景泰皇帝倚重的人，纵然失势，也不会一声不响地忽然遭殃，多多少少总会在事前获知一点消息。

骆中明为了想更知道到底是那一家遭难，就在屋面上施展“陆地腾云”的轻功，一缕黑烟似的身影，迳向于府扑去，街道上的官兵连看不出到底是人是鬼，在屋面飞过。他这么一跃五六丈的距离，不消几跃早到于府附近的瓦面，这时他已经看到于府的客庭上灯火辉煌，官兵们团团围在客庭的三面，于夫人正襟危坐在客庭的中央，旁边是于兵部的公子于冕和一个约有三十岁的妇人，这个妇人可能就是于冕的妻子了。可是，于冕的两个孩子和丫头仆妇一个都不见，只看到门公于福和打更的于华被官兵围在院子里站着发抖。

骆中明看到这种情况，惊得目瞪口呆，双脚一软，几乎摔下房子去；那知正在骆中明紧张的时候，客庭的屏风后又转出一个人来，这个人银盔银甲，手上还拿着一把精光耀目的长剑，分明是一位三品以上的武职，骆中明仔细一看，却认得他就是因为征苗失律，被于谦弹劾，而连降三级的都督张轩，大概这次就是张轩率领御林军和锦衣卫来抄查于府了，但是于府究竟犯了什么事呢？骆中明仍然是十分惶惑，这时又见庭上千老夫站了起来指着张轩大骂，张轩却在鞠躬不已，因为隔离不远，听不到老夫人骂些什么，只见张轩鞠躬一回之后，把

手向一招，那些锦衣卫就蜂拥进了客庭，分别跑向屏风背后，于老夫人已晕倒在后面的椅上，于冕和那妇人一面挽着于老夫人，一面却痛哭起来，这一些动作，却使藏在瓦面上的骆中明明白过来了，他立刻联想到于家那两个小兄弟于志强、于志敏，今夜都不在这里，必定是逃跑了或是藏起来了，所以张轩才要锦衣卫去拽，照实际上看来，锦衣卫和御林军布遍了于府外，两个小孩子不可能逃出府去，可是他们躲在什么地方呢？

于府的情形，骆中明知道很清楚，前后不过是四间正屋和六间侧屋，于府的家口不多，除了后面二进住下祖孙三代之外，第一进是门房，第二进是客庭，后面二间侧屋作为仆妇的起居室，剩下四间侧屋，一间是书房，三间留作招待客人用的，除了这些屋子住人之外，而没有发现，三间是留作招待客人用的，除了这些屋子住人之外，只有厨房、马廊、柴房和厕所，显然地已被张轩搜过一次，而没有发现，但是，现在锦衣卫多人拥入了第三进屋子，慢慢地搜是一定可以搜出来的，他两小兄弟如果落在张轩的手里，那里还会有命！

骆中明想到这里，心中一急，立刻展开身法抢先一步到了马廊，轻轻地喊：“志强、志敏，我是骆伯伯，赶快出来我带你们走！”他很快地绕了马廊一周，并没有听到声响，接着一个“乌云赶月”又到了柴房，骆中明照样绕着柴房一周轻轻地喊着，却听到柴房里面必定有文章了，赶忙重复喊一遍，这时柴房的墙脚下一个小洞，却伸出一个小头来，“骆伯伯！我们在这里”，骆中明一见，真是如获如至宝，忙喊道：“快出来！弟弟呢？迟了就来不及了”，于志强一跳而出，于志敏也随着伸出头来做了一个鬼脸，这时锦衣卫已是进入第四进的屋子，骆中明那还有闲暇和他们两兄弟顽皮，还等不及于志敏全身离开

那个小洞，马上把他一拉，往背上一搭，一手拖着于志强，一个“灵鹭冲霄”跳上屋面，脚底刚刚和屋面接触，又展开一个“乳燕归巢”身法，扑到对街的屋面，连接几下“乌云赶月”，早已脱离柴房三四十丈了，尽管骆中明的轻功厉害，但背着一个牵着一个总要影响了身法的灵活，所以他施展“乳燕归巢”扑过对街的时候，就给守卫在街上的一个兵丁看到了，一声喊，在于府的锦衣卫士纷纷跳到街上，这时锦衣卫士中的赤眼雕许鹏，也看到一条人影挟着一个小孩子在三四十丈开外飞奔，许鹏在锦衣卫士中，也算是顶尖的人物，当然不肯放过这个立功的机会，展开“夸父追日”的轻功，也风驰电掣地随后追来，许鹏后面的锦衣卫士，却被越抛越远。

骆中明的轻功原比赤眼雕称胜一筹，可是这次却吃亏在负重上，尤其背上的于志敏双手搂着他的脖子，如果是慢慢地走，倒不觉得赘，但这样飞跑起来，于志敏的身子就和骆中明的脖子几乎成了垂直的角度。于志敏体重虽然不大，而这样一正一反的力量，又何止千斤，但形势上不得不尽力奔驰，眼看着就要到城墙脚下，却听到后面一声“照打”，骆中明一个“蝙蝠投林”向左方一闪，就斜斜越出四五丈，把紧追后背的赤眼雕许鹏气得呀呀乱叫。原来赤眼雕仗着自己的轻功，一路追赶好不容易把距离追到只有三丈远近，骆中明距离城也不过是十来丈远近了，赤眼雕估计这十来丈路程中，自己不可能赶上前面飞跑的人，所以掏出一把“追魂夺命针”，用重手法向前面的人打去，赤眼雕的“追魂夺命针”一打出去就是四十九根，最远可以打到八九丈，就像一蓬针雨包围着敌人，赤眼雕却犯了很大的错误，他以为骆中明会像一般武士的习惯，对于后面袭来的暗器，是向右闪避，所以赤眼雕打出的“追魂夺命针”的

时候，自动把中心点向右移偏三丈，希望对方向右闪避的时候，自动送上针阵里来，如果骆中明不是右手扶着于志强的话，可真会上他的当，因为有了于志强妨碍了骆中明向右闪的灵活性，所以向左一闪，无意中却闪掉了赤眼雕的毒着，也就在这雷光石火的一瞬间，骆中明看出追赶自己的不过仅是一个人，就在这时，赤眼雕在三丈外喊声“叛徒！走不掉了，认命吧！”一个“饿虎扑食”腾身扑上，右手刀“独劈华山”向骆中明当头劈刀，骆中明想不到鹰犬中有这样功力的人物，急忙向前一窜，恰好避过一刀，借势急向前冲，竟脱离了赤眼雕六七丈远，赤眼雕竟料不到对方竟有那么好的身手，大喝一声，随后追来。

这时，城墙上的火把齐明，东方也渐渐发白了，骆中明心里更是着急万分，如果不能在天亮以前冲出城外，那就什么都完了，但是，后面这个鹰犬却紧紧的追踪，不先把他毁了，似乎无法逃脱，但交手也有交手的困难，这两个孩子又不能不顾，骆中明这一盘算，身法不禁一停，又被赤眼雕追上两三丈，骆中明心中一急，一伏身揭起两块瓦片，喝声“打！”左手往后一抖，把两块瓦片“群蜂采蕊”的手法向赤眼雕打去。

赤眼雕急如风雨看看就可追上的时候，忽听到对方喝了一声，同时看到黑黝黝的暗器夹着凌厉的风声，分别作弧形向自己袭来，只好一收追势，把身形向后退一挺，用手中刀朝着暗器一拦，“拍”的一声，两边袭来的暗器被他这么一拍，却化成无数碎片，少数的碎片却打在他的身上，这时候赤眼雕才知道那里是什么暗器，原来是两块瓦片，不禁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大骂一声“好贼”，却听到二三十丈开外哈哈大笑起来，赤眼雕真恨不得飞赶上去，把敌人一刀万段才消得这口闷气，

但是赤眼雕一面发狠，一面也暗暗好吃惊，因为他已看出对方打暗器的手法确不平凡，但也不能就轻轻让对方逃出掌握，而留下话柄，这个赤眼雕原是心高气傲，好胜贪功的人物，当下又加快了脚步追上去，那知道他快人家更快，对方已经拔上了城墙，十几个守兵一拥而上，被骆中明左手一挥就倒了四个，接着一矮身形展开“旋风腿”法，只一招“惊鲨搏浪”，又倒了几个，骆中明举手投足之间就解决了这方面的守兵，正待风法攀下城墙的时候，赤眼雕许鹏已追上城墙，大喊“我赤眼雕放你走掉就不姓许！”

骆中明不禁一怔，他早就听说锦衣卫士里，许鹏是一个辣手人物，却不道在这里遇上，面对这个强敌，如果不能在三招二式里打发他走路，待得那锦衣卫士人多到达的时候，是非糟不可，骆中明赶紧把于氏两兄弟朝地上一放，趁机抓起两把灰沙，迎着赤眼雕道：“难道怕你不成？”许鹏说声“看招”一个“毒蛇出洞”把钢刀点向骆中明的“期门穴”，骆中明那里会让他点倒？他等到钢刀尖端距离他左乳下不到半寸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游龙戏凤”，身随拳走，已经绕到许鹏的左侧，竟向许鹏的面门打来，这时距离又近，拳势又疾，许鹏被灰沙迷了眼睛，下意识向右一闪，避去骆中明的双拳，同时手中刀随着身形的一闪用一招“秋风扫叶”，反截骆中明的腰腹。

骆中明那还能容他游斗？趁着许鹏被迷着两目的时候，双腿一起用一招“赤兔嘶风”，把这双金眼雕踢成一个“鹞子翻身”起了一丈多高，然后跌倒城根下。

骆中明用了计谋，侥幸地胜了赤眼雕，自己也暗暗叫声“惭愧”！他转头望那于氏兄弟，却见他俩静静地望着自己，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不禁暗暗赞一句“不愧将门之子”，这

时，又听到吆喝的声音，似乎有人在城里搏斗，而那些声音又是向城根这方面接近，时间再也不容他有考虑的余地了，他嘱咐于氏兄弟牢牢地攀着他的脖子，施展着“壁虎游墙”的绝技，不到片刻已经脚踏实地，落在城外，他再把两兄弟挟在腋下，双脚重重的在岸边一顿，飞越了三丈多宽的护城河，把于氏两兄弟放下来，急急地牵着他们走上了官道，但他带着两小在官道上走半里路之后，又把他们挟起来回头走，并且跳下护城河，沿着护城河走约莫四五里搬到一丛矮竹，这时他深深地吐一口气，把两小放下来。

同时，利用河边矮竹丛隐藏起来，他轻轻对于氏两兄弟说：“我们躲在这里，只要不出声响，那些贼人是找不到的，只是今天要捱一天饿，到晚上我再回城里找点东西来吃，趁机会看看你们家里的情形”，于氏小兄弟眼里含着泪珠，点点头表示答应了，并且拥抱在一起沉沉地睡去。

二更过后，骆中明对于氏兄弟嘱咐了句，就离开那矮竹丛走向城根，施展着“壁虎游墙”的工夫，不一会就到达墙顶，先在城墙上垛子偷窥一下，但见城内灯火辉煌人声喧杂，不时还有爆竹跨上城墙，再匍匐行进，然后悄悄地溜进了城内，在平时这几个兵那里是他的对手，但他想到此行的任务，纵然是老虎也要暂时做兔子，以免引起敌人的警觉，但他进入城内之后就不相同了，双脚轻轻一点，一个“旱地拔葱”上了一排矮屋，从瓦面上一连几纵，竟朝人烟稠密的地方接近，他知道那块地方，就是于尚书府邸的附近，他判定了方向之后，立刻向于府飞跑，他明知道到那边去并没有得着什么，但那几间屋子正是他梦寐以求，精神寄托的地方，尤其是今天早上发生事变之后，那个地方的情形怎样，是他急需知道的，不多一会，他已经

到达于府，探头向墙里一望，只见各间屋子都是黑黝黝地静悄悄地，惟在客庭上有几个锦衣卫士，目中无人地在喝酒谈论。骆中明正想知道他们谈些什么，一个“倒竖蜻蜓”翻入墙内，立刻双脚向墙上一点，一个“孤鹭凌空”身体像箭一般斜斜地穿上屋檐，接着“倒卷珠帘”向下挂着，真似二两棉花落在屋瓦上声息毫无。现在他对于客庭里一切，已经是一览无遗了，围着桌上喝酒的锦衣卫士有六个人，上首座的那人长得鼻梁鹰鼻，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一个阴狠的家伙，这时坐在下首的人问道：“看来于谦这个人，倒是好人哩，我们以为他当了兵部那么多年，又外放过做平南都督，家里必然有点油水，那知道却搜不到十两银子，连到皇上赐给他的衣剑古董，他也用黄布包起来锁在箱子里，好象舍不得拿出来用似的。”坐在右首一个连忙接着说：“谁说不是，今天司礼监曹公公来的时候，一眼看到那个红漆箱子，以为里面藏有什么贵重物品，打开来看，又见几个包袱包着，更证明是值钱的东西，曹公公还说于谦这些年来可肥了，这次死得不冤了，那知打开包袱一看，却都是皇上赐给于谦的东西，还害得曹公公跪拜一番，我看他连把脸都气红，幸好他没有胡子，不然，他不把胡子吹上天去才怪”，他最后这几句话，谈得大家呵呵大笑，骆中明不禁对他多看几眼。

但是，坐上首那位鹰鼻子，却扳起脸孔在骂：“周明，你想死，江怀，你也不想活！说笑话说到曹公公的头上去，你们都活得不耐烦了。”这几句话果然收效，那几个锦衣卫士都把头低下去，不敢做声，客庭时缄默了一会，坐在左下首那个卫士，把头一抬，说道：“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谁还管他那么多，不过还是自家弟兄们说说笑吧，谁要那么认真，”那位鹰鼻子又说：“你倒说得轻松呢，听说这次连大学士王文，也同时下狱，今天